文：空華　圖：可人、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，特此鳴謝。

弘法宗風 不懈求突破

岑寬華老師說他有緣認識的佛學老師和學長，個個都精進無比。他轉述羅公（羅時憲）曾告訴葉老師（葉文意），在三種情況下他會持續說法：一、當地言論自由；二、自己有壽命；三、有聽眾。無論有多少人來聽，都會講下去。岑老師便承襲了這一宗風，在弘法道上，孜孜不倦。

憶述起兩位對他影響深遠的老師時，岑老師肅然起敬。他說，星期一講至星期日，羅公從不休息；葉文意老師亦是如此，記得有一次岑老師很想放假，上堂時問葉老師是否明天放假，豈料葉老師大聲回答他：「我不喜歡放假的。」他說自己從此就被催眠了，在思想上刪掉了「放假」這兩個字。岑老師有個驕人紀錄，任何地方邀請他講佛學，縱然他病了，也從不缺席。有一次岑老師因打波而手臂脱臼，就算要戴着手托，不能在白板上寫字，他依舊去上課。

廿七年未缺席一課

逢星期三，下午五點半，岑老師在大會堂主講一個佛學講座，一講廿七年未停過，說到這個弘法平台，岑老師很感恩廿多年來一直在他背後護持，為他出資租場地的大護法龍永揚居士，除了租場，龍居士每堂亦例必提早比岑老師先到場坐鎮，應對一切刁難和問題。近年又得彌勒佛學社王紹增主席和鄧銀珠等居士發心護持講座，這些大護法亦是廿年來從未中斷。

岑老師教授的佛學課程，最高峰時，是在星期日早午晚跑勻港九新界，連續講授三堂《阿含經》，幸好不是長年如此，通常是在四月份，當妙華佛學會的佛學進修班開課，因為根據印度佛教史的時序來編課，《阿含經》的課程總排在最前，於是那段日子，他便要早上到北角妙華佛學會、下午到佐敦的法相佛學會、晚上到荃灣的普明佛學會開講。

他不怕吃力，倒是有時未免會擔心體力應付不來，幸好他有靜坐習慣，會利用每節課之間的交通時間，來調整休息，這令他想起當年上葉老師課時，經常見她瞌上眼睛，後來自己才體會到，葉老師當時可能是利用講課的片刻來閉目養神。

羅公夢中加持

說到他的大老師羅公，岑寬華老師說了一個**感應故事**。話說羅公在 1993 年往生，往生前某一天，羅公囑咐學生岑寬華與陳達志，到佛學社參加會議，會議上二人獲邀請加入佛教法相學會董事會。

羅公往生後有一晚，岑寬華發了一個夢，這夢可說是他畢生最重要的宗教經驗，他夢見自己在三輪佛學社上堂，羅公坐在書桌前的太師椅講課，中途羅公從講台站起來，行到岑寬華面前對他說：「岑寬華，我講到差不多便要休息，你們繼續講啦！」跟着在夢中交了兩本黑色硬皮帳簿給他。

岑寬華覺得這個夢很奇怪，以為自己是思師情切，才導致老師入夢來。誰知過了兩星期，法相學會開董事會，負責財務的林潤根老師就交了兩本黑色硬皮帳簿給岑寬華，並對他說：「岑寬華，你跟這個吧。」他一看，不就是那夜夢中的兩本帳簿嗎？於是便從林老師手上接過那兩本帳簿，負責起會中的財務工作，直至今天。

岑老師解釋，他本人對會計財務根本一竅不通，如果不是早在夢中見過羅公把兩本帳簿交給他，他是絕不敢把會中司庫一職接下來，並當了廿多年的。他說：「我相信羅公不會胡亂叫我做事，如果他相信我，在夢中把帳簿託付給我，他必定有他的因由。因為一個佛學會，除了弘法，管理好財務經濟也相當重要。」

就是有了羅公這個夢的加持，他就信心大增，敢於接手會中司庫職務。不過，對連貸方與借方都弄不明白的人來說，岑寬華說自己最初也感徬徨，幸好很快就有佛友幫忙整理會計財務報表，再呈交義務核數師鄧翹萱，鄧翹萱往生後，現在便交由呂榮光老師（呂榮光、麥錦棠、陳杰宏會計師事務所）負責，岑老師說自己不過是負責斟茶遞水等跑腿工作而已。

法雨精舍佛學班畢業典禮全體師生與主禮嘉賓合照
第二排：左起岑寬華、黃玉嬋、謝志忠老師（普明佛學會）、松泉法師（岑皈依師）、羅時憲、右一劉錦華老師（普明佛學會）。
第三排：左一鍾秀貞，右一陳達志。

幸得明師指點

岑寬華老師學佛的原因基於靜坐。早在八十年代，他剛出社會工作，只有廿來歲，便對禪宗產生了莫名的興趣，對公案尤其狂熱，聽說什麼明心見性、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，就自然的嚮往，當時他自己盲修瞎練，什麼都不懂，加上先天身體不好，於是坐出不少不良反應，他回憶「以現時的看法，當時我可能就是神經衰弱、患上抑鬱。」

經過幾年摸索，他開始思考一個問題：究竟佛法上所說的禪修／止觀是否真有利益的？乃至質疑見道、解脫、涅槃等等是否真的存在？提起疑情後，他突然醒覺自己是否貢高我慢了？於是興起尋找一位老師來指點的念頭。

機緣巧合，當時有一個此岸彼岸的弘法活動舉行，活動中，遇上了他的佛學啟蒙老師 —— 葉文意居士。說來奇怪「那個活動同時有佛像、佛書展覽、佛學講座，講座也有很多位大德居士在主持。」但岑寬華偏偏就被葉老師吸引住了。「其實當時我是聽不明葉老師說什麼的，但就是很歡喜，覺得很奇怪，後來才知這就是輕安。」岑老師從此追隨葉老師學佛。不久後，葉老師開設靜坐班，岑老師拜在其門下，打開了他親近佛教正知正見的突破位。

前排： 左起岑寬華、尹玉英、黃玉嬋、葉文意。
後排： 左起譚博文（衍空法師）、倫藻章、倫志文、譚麗賢、陳敏儀、鍾秀貞。

三輪佛學社 · 世界佛教友誼會港澳總會 · 佛教法相學會聯合主辦
第51屆佛學星期班暨第11屆佛學進修班畢業典禮
全體師生與主禮嘉賓合照
第二排：左起劉敏華老師、陳達志老師、岑寬華、邵嘉儀（三輪佛學社）、吳潔珠老師、趙錦鳳老師

師兄弟間砥礪切磋

岑老師深感自己福報好，能跟隨羅公、葉老師、王聯章等大德，都是他學佛路上的指路明燈。

岑老師自謙說自己資質愚鈍、吸收慢，用了好長時間，不斷修讀了多次不同道場的佛學基礎班，之後在松泉法師座下皈依，法師的法雨精舍邀請了普明佛學會開辦佛學初級班講座，當時的一名導師是慈氏學會創辦人王聯章老師（亦是羅公的頂級弟子之一），王老師讓岑寬華與其他五名年輕學佛人（岑稱為六君子）學習講解印順導師的《成佛之道》，開啟了這幾名年輕人弘法的訓練。

岑老師回想：「我們當時學佛，是打游擊式的碎打，怎想過佛法如此博大精深？有幸在王聯章老師指導下學習印順導師的思想，對我日後的講經發展有重大影響。」

岑老師口中的六君子，除了他自己，還有譚博文（衍空法師）、陳達志、陳敏儀、鍾秀貞、和另一名何居士。六人中有五人，多年來一直堅持在佛法講壇、翻譯佛學著作文章上，弘法不遺餘力。當時六人除了上課，很多時都約在一起，參加不同的佛學活動，互相砥礪。

佛學班結業後，岑老師在學長陳達志的推薦下，開始跟隨羅時憲。他形容自己那時仿似是從佛學的幼稚園班，突然躍升至高級班，上課半年都仍弄不清羅公在說什麼，自己那時連佛教名相都不識幾個，遑論什麼唯識法相，卻深受羅公的個人魅力吸引，那時一個星期他總有幾個晚上，跟隨羅公跑遍港九各處去上課。

依據法度擇善固執

幾年前，在羅公往生二十五周年舉行紀念講座，由大師兄張漢釗主講，張漢釗老師為了培養講座情緒，當晚推辭了講座前的飯局，開講時甚至語帶哽咽，眼泛淚光，岑老師說，從中可見羅公在學生心目中的感染力，雖已往生二十五年了，但學生對老師仍深懷敬仰。

岑寬華以自己為例，「從前我不理解羅公說什麼，後來到我開始講一些經論專題，備課時，才體會到羅公當年講經的心意。」可見羅公對學生影響的深遠。

羅公學養深厚，除佛學外，對中國傳統儒家、易學、外道的學問亦瞭如指掌，在課堂上生動的演繹各種學問，不過他尺度嚴謹，亦訓誨學生他日若有機會講經，千萬不可憑空發揮，講佛學必定要有根有據、有法度、依論通經，開啟了日後他的學生以居士身份講大經大論的情況，亦有說是樹立了居士弘法的風氣。

嚴師出高徒，羅公也曾要求葉老師講經要選些有深度的，不過葉老師的特色卻是以淺白語言來表達。有一次羅師母更善巧地對羅公說：若不是葉老師為你啟蒙了那麼多學生，又怎會有那麼多學生跟隨你？岑老師認為羅師母也說得有其道理，當然吸引學生也要講究對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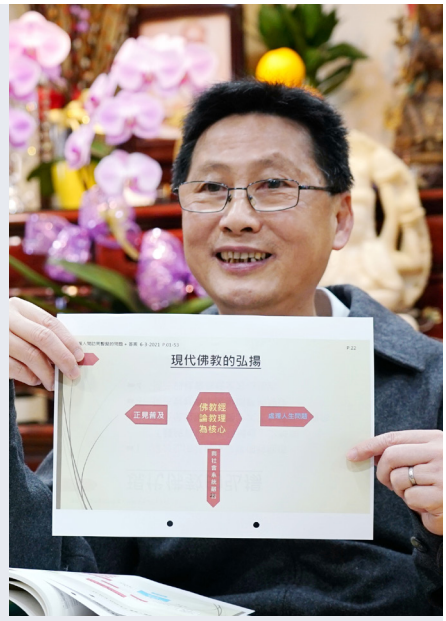
而葉老師的特色就是「每課她都不會講太多東西，而是反反覆覆圍繞着同一個主題，着重由親及疏，由遠至近；打好基礎，要精進、擇善固執、發菩提心。」岑老師說自己也傾向初機啟蒙，不知不覺繼承了葉老師這方面的特色。他認為學佛的第一個難關就是如何建立基礎，所以他講經亦盡量使用淺白語言，和多以生活化事例、社會話題、近代高僧大德事跡等來帶動。

引路人有助打穩基礎

岑老師認為學佛最難是找對正路，很多人學佛很勤力，四處參學，可惜雜亂無章，難以消化，就像玩砌圖遊戲卻總砌不成圖。他回想自己學佛之所以如此順利，是因為除了有老師一步步帶領外；老師往生後，自己也可依據**有系統地學習**，一步步的打開學佛門徑，譬如「空、無我」的概念。若以空為例，空宗有空；有宗有空，便有不同下手處，如果學佛人同時摸幾門，很容易迷路。岑老師說看過不少學佛人出現這種情況。

雖跟從羅公多年，岑老師卻偏好演講《阿含經》，他認為這與自己先天喜愛簡約風格有關，並以印順導師在《印度之佛教．自序》中提出的：「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，又如在《雜阿含導讀》所宣示的「平實而富解脱味的根本佛教教義」為趣向。

他謙稱自己學養粗淺，講經初期，從選擇題目、準備內容、搜集素材、撰寫講義、如何演繹等等，都是難題，回想起來十分幸運，因為都能一一順利通過。他形容大會堂的講經平台，不僅是他學佛的助緣，更是訓練他講經的少林寺木人巷，因為既有資深大護法護持，又有極大自由度，於是他可以在此平台進行一些講經新嘗試，若有新想法，他必先在大會堂講，看看觀眾反應如何，再作調整。



追求日後自我提升

岑老師自言雖不是專業研究者，但他個人對佛教有三方面興趣，一是原始佛教、二是禪修、三是佛教史及佛教思想史，從中可審視香港、國內及海外各地的佛教發展。

他說出自己多年來的體會：「我很有興趣想知道，如印順導師、太虛大師等大德，是如何突破、自我提升每一學佛階段的。從中我明白了一個道理，我們每學一種事物，若沒熟門道的人指點，你可能窮一生也摸不入門，摸入門後，又如何能一關關的有所突破。就以學習靜坐為例，我就撞過大板了。所以我明白到，**有法度去學習和接受指點，是絕對重要的，尤其師承。**」

不久前，法相佛學會董事會請他構思一個講經題目，他沒靈感，就念彌勒佛菩薩聖號，希望有所突破，某天他腦海中突然冒出一個題目——「《阿含經》的智慧與禪法禪思」。

岑老師說《阿含經》的重要，就如印順導師所言，《阿含經》是「三乘共依的聖典，亦是早期結集的聖典，代表佛陀在世時期佛法的實態，閱讀《阿含經》，可感受到佛陀直接平實的教誨，在現實世間平常生活中，依正信解而起正行，實現出世理想。探求阿含聖典，不是復古，也決不是創新，希望能透刺兩邊，不偏於大小而通大小。讓佛法在這人生正道之中，逐漸能取得新的方便，適應而發揚起來，我便十分欣賞。」

在「《阿含經》的智慧與禪法禪思」的教材中，岑老師又採用了印順導師的《唯識學探源》《性空學探源》《空之探究》一脈內容，他認為印順導師對《阿含經》能做到追本溯源，環環相扣，自成一個完整體系，可以讓你弄清這一門的脈絡。

岑老師認為，印順導師的厲害在於他能找到當中的轉折點，即是說原始佛教在進入部派時經過什麼改變？改變在哪裏？從原始佛教到部派、有宗、一切有部、經量部、瑜伽行派，一直至漢傳的唯識宗。

印順導師有一篇很精彩的論文，是為韋達所譯的《英譯成唯識論》作序，現收錄在印順導師著作集《華雨香雲》中，那是一篇相當精彩的唯識思想史。

岑老師指出，「類似著作，字字金句，對我們學佛很重要、很有啟發，如何在學佛路上一層層提升，這需要有像印順導師般的過來人指點。」

網上授課初心不變

弘法二十多年，今天到大會堂來聽佛學講座的，已非昔日一樣，多是白領階層。傳播模式也因科技進步而起變化，更因疫情而加速了網上授課，但岑老師卻認為，弘法讓他做到老，學到老，堅持弘法初心不變。

岑老師說，現在疫情下網上授課，就算沒有現場面授觀眾，也不知網上是否有觀眾、有多少人在聽，但他都會秉承羅公的宗風，持續弘法。他亦很感恩佛學班上有兩位很發心的同學，現今在每堂網上課程，都風雨不改的列席堂上相伴，那是很好的支持和鼓勵。